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

國朝音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三十九目錄

忠義九

陳丹赤 馬界等

王臨元 王應魁等

周岱生 子儒

臧世龍 陳豹等

成國樾 王攀桂等

李其昌

邁蘭 多博等

覺羅薩克素 森特赫等

楊春芳 魏萬侯等

薩哈連 圖爾渾等

魯仁圻 子世泰

祝昌 許文耀等

索諾穆 阿岱等

艾音查 瑚什等

業陳 吉那布等

安珠琥 布思塔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三十九目錄

王世貞

文

國朝耆儒類傳初編卷三十三十九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百二十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忠義九

六五陳丹赤 馬界等

陳丹赤福建侯官人順治十七年由舉人選授四川重慶府推官

康熙元年卓異授刑部主事三年丁母憂七年服闋補原官遷員

外郎十年遷兵部郎中十二年授浙江溫處道尋署按察使十三

年四月入覲至東昌聞逆藩耿精忠叛丹赤以溫州與閩接壤

為浙東門戶乃舍舟兼程赴溫州守禦時賊圍瑞安丹赤發兵援

之五月二十八日賊犯溫州急攻南門丹赤督兵登陴以礮矢殺

賊無算會總兵祖宏勳陰通賊六月初一日集在城文武官至大觀亭會議開門迎賊丹赤慷慨責以大義誓死不貳宏勳執丹赤手好語慰曰公閩人也獨不念骨肉墳墓乎丹赤神色愈峻麾宏勳手曰吾知以死殉不知其他宏勳目干總高魁持斧擁丹赤出丹赤罵曰逆賊汝殺我三朝廷必寸磔汝魁以斧斷丹赤右臂遂遇害十五年左都御史陳鼓永疏請賜卹敕該督撫查奏十六年浙江巡撫陳秉直疏言溫郡當閩寇圍困時在城文武不思固守倡議迎賊惟丹赤堅志不從慘遭斧鑕請優卹以慰忠魂詔下部議尋議照例贈光祿寺少卿奉旨陳丹赤殉難盡節殊爲可憫著從優議敘部議贈光祿寺卿奉旨所議尙輕著再議

具奏於是議贈通政使司通政使廕一子入監讀書 賜祭葬
允之三十二年 賜諡忠毅三十五年 敕建雙忠祠於温州祀
丹赤及同時殉難之永嘉縣知縣馬璟三十八年 上南巡駐蹕
杭州丹赤子一夔時爲湖州府知府迎 駕 賜御書名垂青史
額 諭曰爾父爲國殉難朕至今憫之賜此特表爾父之忠

右 國史館本傳

誥贈通議大夫通政使陳公丹赤字獻之別號真亭一號津城
本朝辛卯科入閩鄉薦士也先李蜀之渝州以卓異薦授比部廣
東司主政遷陝西司員外郎再遷駕部尙書郎以賢能 簡命分
巡溫處駐節東甌甲寅逆藩踞閩溫守帥納叛公以奉政大夫分

巡浙江溫處地方按察司僉事死之 天子嘉公死節以故得贈
公閩侯官籍閩藩變亂齊從依附者不勝指震鄰及浙公以署浙
臬代 覲三月閩變裂眦髮上指曰東甌爲浙東門戶吾封疆吏
也吾不捍封疆誰爲捍者兼程趣行行至維揚聞溫處動搖海上
多盜卽乘舴艋三晝夜至嘉禾夜駕一葉遄飛抵武林謁撫軍亟
白馳去四月入東甌東甌將帥以僉事閩人也歸必同心甚喜比
見練鄉壯修城櫓備糗糧又甚忌或語公家在閩保無他慮公曰
封疆之臣守死封疆吾義與此城存亡他何恤也當是時平陽叛
弁司定猷以城降寇攻瑞安急公遣吏密告兩臺謂平陽叛矣東
甌領兵援瑞安者殊無鬪志同城將帥之心舉不可問大師不速

救丹赤報 國惟一死耳五月二十七日援瑞安副將某撤兵歸人
情洶洶公獨居城上以忠義激勸父老子弟皆垂涕願爲賈勇六
月朔鎮帥陳兵溫城大觀亭露刃交戟請公計事巡捕守備姚某
跪勸勿往公從容攬轡慷慨勞軍軍中有言降者佯弗聞勉以大
義副將某厲聲兵乏餉匱誰戰誰守不降何待公正色而語曰提
軍渡江前鋒已集見合城守援勦可五六千人民樂爲用何云無
兵糧餉給至六月今遠近鄉民粟米盡輓入城何患無餉爭辯甚
力專聞知不可奪目語左右左右斧公臂臂裂呼 君父聲徹九
天臣丹赤事畢矣永嘉宰馬瑛躍而起曰 國家豢養若輩一旦
弑封疆大吏開門延賊吾恥與若俱生罵不絕口同被殺暴屍三

日國人斂之永嘉秦人也亂時道阻國人先設櫃購公歸聞公分
 巡未數月國人感公以公死封疆故也初文學公期燿生二子長
 曰丹蓋字口之次即公同舉辛卯公年甚少戊戌闈牘出太史秦
 克繩房獲而復乙始就銓銓試第一授司李李蜀時蜀地初開川
 東向為十三家竊踞三省會勦以李官署重夔二郡篆招順除逆
 為比部時議事以制多平反為天津榷關時僅如歲額無羨為比
 部駕部郎署時屬以銓政纂修品級考以軍政纂修中樞政要推
 舉賢能皆特選以此聲名夙著公之殉於難也內外聞者無不嘆
 絕殉難二十一年後甲戌閏五月 天子追念忠烈同日與故巡
 海道陳公啟泰特加 賜諡今稱忠毅公易名 君恩也公有子

四人一夔一呂一文一宣皆能讀祖父書一夔以難蔭今至二千石世稱八閩陳忠臣後

右傳彭鵬撰

陳忠毅公名丹赤字獻之閩之侯官人也登順治辛卯賢書起家重慶府推官時蜀初平迤東猶爲十三家所據三省合兵勦之凡饋餉與籌策皆出自公以才名著擢刑部主事丁艱歸服闋補本部權天津關陟兵部車駕司郎中公在郎署閒博學多通性和藹近人喜談諧及至論古今忠孝節義事輒慷慨激烈義形於色癸丑授浙江按察使僉事分巡溫處道甫莅任徧察形勢喟然歎曰甌巖疆也奈何單弱至此以兵巡名官而曾無兵民濱於海而禁

其海之利猝有故何恃而無恐時以 覲入都欲繕疏上告會滇
亂聞 命地方官亟歸治所不得上甲寅四月道中又聞閩亂公
曰東甌爲全越門戶閩亂甌決不保急舍舟從陸戴星疾走自東
昌抵淮涉江歷吳越渡錢塘趨婺州下青田江約四千餘里二旬
卽至甌使公少有顧慮心知甌不可保而家室在甌宗族在閩俱
落虎口中徘徊觀望審事變若何則身居局外或可冀免於萬一
而公不顧也顛蹙以赴甌事已大壞不可支矣逆弁司定猷倡亂
於平陽侵瑞安又有海賊朱飛熊出沒山海以助賊逆將楊春芳
擁兵不救且導賊帥曾養性統兵直逼甌郡小南門而坐中權握
重兵者則逆帥祖宏勳也早與賊通思舉城以應公知之急飛檄

請援師指血淋漓。弔書朱殷前後駱驛不絕。至遠近居民爭避入城。叛帥不許。公開門納之。聽其輪輓。城中已有儲糧。民所乘之舟皆繫之上流。以待援師之至。遣家丁羅世安潛至閩。覘賊虛實。部署既定。入署沐浴望闕謝恩。與家人訣曰。吾與城存亡不爾顧矣。公子欲從麾去。以爲徒亂人意也。卽登小南門固守。身當賊鋒。出示諭民以大兵且至。爾等無恐。有我在。能發一矢射賊者。賞之。并計首論功焉。公意以爲賊狂騃無能。爲吾三衢有督師李公扼其吭。我居東甌。拊其背。閩不難定也。閩定而江右可保。無虞東粵。聞風亦惜不敢動。則滇孽之羽翼亦翦矣。蓋實有落落大志。而非僅以一死立名也。慨登陴。略無怯容。公儒生素不習兵。乃智謀。

方略雖元戎宿將不能及宏勳心慕公愈甚則欲死公益促屢檄
取守備之具俱不應其所操矢石以應賊者則臨時募卒而已分
堞守望者父老子婦而已扞振擊柝者寥寥數家丁而已探敵哨
軍者一衛員而已城下賊兵烽火燭天鼓聲振地公手發飛礮中
其中堅賊爲之退聞援兵且至公大喜以爲賊滅在旦晚也宏勳
密使遊擊馬文始誘公公罵絕之六月朔宏勳大陳兵仗集合郡
文武大小羣吏於城東華蓋山之大觀亭邀公計事左右有阻公
者公叱之至則全軍露刃環立以待宏勳曰彼衆我寡將若何公
曰城內兵合有半萬且民心效死戰卽不足守且有餘瑞安兵氣
尙銳可相犄角賊腹背受敵勢自瓦解提督親統大兵已至對江

吾此來與諸君商濟師船艘耳顧乃計多寡耶宏勳曰船安在公
立語郡倅白鼈宸曰吾覘城下有船泊河干者乃鄉民所棄爲數
不少爾急駕戰艦於下流截寇兵用民船於上流濟師何患無船
眷芳曰無糧何以戰公曰今營餉已給至六月終鄉民蓄積水陸
輸入城者亦眾君何得以此言懈軍士心耶且耿逆負固一隅衝
有重兵以制之雖跳梁兩月卒不敢踰杉關一步地夫何能爲吾
十載京華今春入 觀恭見 天子仁聖威武將帥效命逆不旋
踵且繫頸 闕廷諸君何無見及此其時開陳利害言詞激昂亭
之外環立露刃者亦皆俛首聳聽寂無敢譁突有出帛書示公者
公起裂其帛曰此物安得至我前哉蓋帛乃諭降書也宏勳作好

語紿公曰公墳墓骨肉盡在閩卽不爲東甌全城生靈計甯不爲宗族計公曰爾亦知有宗族乎爾無爲我計且自爲計爾家夙有從龍之勳世受國恩高官厚爵冠蓋滿輦下爾一叛卽九族赤矣爾不自爲計乃爲吾計乎吾惟有一死而已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宏勲聞其言以身背公目左右曰取飯喫實隱語也千總高魁卽持鋼斧擁公出白倅以身翼之刃加其額幾不免公指弘勲曰叛賊汝第殺我朝廷必寸磔汝復叱魁曰殺卽殺耳鼠輩乃以刃加我耶欲拔佩刀自決魁已揮刃傷公臂力不能拔兵刃交下竟遇害於華蓋山大觀亭下矣時永嘉令馬璘大呼曰擅殺道臣如此竟反耶亦被害有前驅卒林義者聞變持槊從山下奮呼

馳上連殺數卒綫及魁亦爲逆兵所殺勳遂以城獻於逆公之配
曾淑人欲身殉顧視諸孤曰陳氏一綫尙存我忍使若敖爲不祀
之鬼乎遂截髮髻面悉散家財啖賊得免去勳簿錄公之家口老
穉數十人驅赴閩公有少妾二人賊所欲得二人挾匕首相向凜
不可犯遂放之歸公暴屍於亭者三日其爲具棺舉火與茅藉之
者水師弁游仁甫山側資福寺僧也其持束帛詣死所哀慟且告
公子以六月一日事而述其語者郡倅白鼈宸也其提攜孤寡聞
關困苦以還閩而卒不有一屈者公之兄弟雲巖與賡之也督師
李之芳上其事 天子爲之震悼下所司議卹從優典 贈通政
司通政使 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諡曰忠毅建雙忠祠并祀